

紀念葉挺獨立團成立八十周年圖冊

1925-2005



紀念葉挺獨立團成立八十周年圖冊

主 编：萧健玲

副主编：陈 羽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

二〇〇五年

编务人员：谭 锋 梁咏好 欧力豪 程 茵 冯小慧

图册摄影：邓志芳 谭 锋 西江图片社

文字校对：夏三德 梁咏好

版面设计：西江图片社

本 图 册 免 费 赠 阅

1194×889毫米 16开本 10.5印张

2005年8月第一版 200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准印证号：粤肇印准字第6号

目录

序.....	1
视察挥毫.....	2
纪念文章.....	6
“北伐先锋 永垂青史”	6
战斗历程.....	14
肇庆建团.....	15
军政活动.....	27
援助农运.....	32
北伐先锋.....	36
武装起义.....	51
将星璀璨.....	53
叶挺独立团大事记.....	56
建馆纪念.....	58
指示建馆.....	58
维修前后.....	59
文保单位.....	60
馆容馆貌.....	61
领导关怀.....	64
嘉宾莅临.....	91
文 章.....	97
“传承革命精神，建设教育基地”	97
征集文物.....	103
征集整理.....	103
叶挺用品.....	104
枪支武器.....	105
有关文献.....	107
军用物品.....	112
农会文物.....	114
旗帜印章.....	116

研究活动	118
出版书籍.....	118
发表论文.....	118
陈列研究.....	119
获奖证书.....	119
参加研讨.....	121
文章“浅谈叶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122
举办陈列	124
陈列审展.....	124
开幕盛况.....	125
陈列效果.....	132
组织展览	136
展览开幕.....	136
参观活动.....	138
宣教传播	140
培训讲解.....	140
宣传推介.....	141
新闻报道.....	143
教育基地	144
共建基地.....	144
基地活动.....	146
员工风采	150
纪念馆接待大事记	156
编后语	

序

今年11月21日，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叶挺独立团在肇庆建立八十周年的日子。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的专业人员在调查、收集有关文物及史料的基础上，对叶挺独立团史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目前所掌握的有关记载叶挺独立团丰功伟绩的史料，以及建馆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对该馆建设给予亲切关怀的图片资料 and 该馆在征集、研究、陈列、宣教等情况编印成《纪念叶挺独立团成立八十周年图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且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这本《纪念图册》在叶挺独立团成立八十周年之际推出，使读者在重温我党的建军史的同时，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因而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

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团内设立了中共党组织和中共党员所起的先锋模范作用。该团在北伐战争担任先遣部队，在半年多时间里，这支北伐劲旅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屡建战功，出湘南、取咸宁、克平江、夺汀泗、占贺胜，直捣武昌城，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的重托，从而赢得了“铁军”的美称，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朱德说过：叶挺独立团是研究党史的“老根”。南昌起义奏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高亢序曲，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旗号，叶挺独立团就是人民军队的前驱，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册，彪炳千秋。它将激励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建国后，朱德指示要建立叶挺独立团纪念馆，并为该馆题写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馆名。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于1959年建馆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该馆予以关怀，亲临视察并题词，1980年，叶剑英为纪念馆写下了“北伐先锋”的题词。2004年2月8日，江泽民在视察该馆时，也欣然写下了“北伐先锋，永垂青史”的题词。该馆的保护、建设一直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直接领导下，对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保护，并出色地研究和设计制作了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而且经常结合形势举办各种展览达约200多个，接待国内外观众达300多万人次，编辑出版学术著作2部，在全国、省、市刊物发表有关叶挺独立团的论文10多篇。为我市文博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纪念馆的设施和环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为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的保护，为文物的收藏和陈列展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做好叶挺独立团史料的收集、研究、宣传工作，是我们努力打造文化名市的重要任务，也是展示我市红色旅游龙头形象及风采的重要载体。纪念馆的干部职工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创新为动力，以人才为基础，以管理为要务，将纪念馆建设好、管理好，加大对精品陈列和特色陈列的力度，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进一步拓展教育和服务功能，努力开创文博工作的新局面。

是为序。

肇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紀念葉挺獨立團成立八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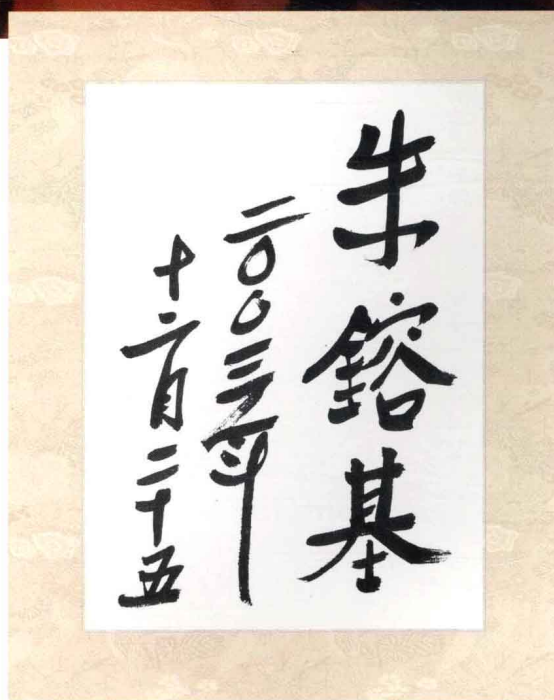


2004年2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莅临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参观后在本馆陈列厅里欣然写下了“北伐先锋，永垂青史”的题词

北伐先锋
永垂青史
江泽民
二〇〇四年
二月八日



2003年12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参观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陈列后在本馆签名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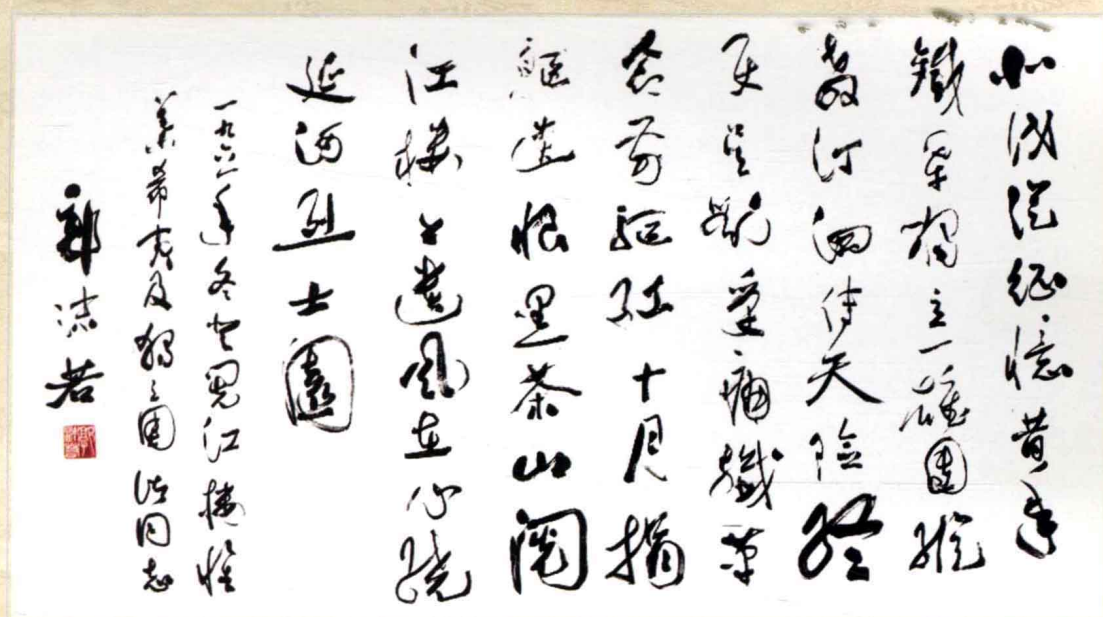


紀念葉挺獨立團成立八十周年

北伐先鋒

葉劍英
一九八〇年
五月十二日

1980年5月12日叶剑英为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写下了：“北伐先锋”的题词



1961年10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莅临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参观后欣然题书了《登阅江楼怀叶挺独立团诸同志》诗一首赠本馆



纪念叶挺独立团成立八十周年

北伐先锋 永垂青史

——纪念叶挺独立团成立八十周年

萧健玲

今年11月21日，是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80周年的日子，虽然历日旷久，但其“铁军”精神依然，其历史功绩将垂青万代，诚如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在2004年2月8日视察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亲笔题词所述：“北伐先锋，永垂青史”！

一、肇庆建团，练就铁拳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与其合作，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中共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一大，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标志着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建立后，两党在广州共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进行了统一革命根据地广东的各个战役。身处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中共广东区委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等各次战争中，深感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建立真正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必须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周士第回忆录》）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后，仍担任区委常委兼军委主席（一说军事部长），委员长由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认为条件已经成熟，考虑着手组建中共领导的正

规军。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周恩来首先对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进行改组，将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赵自选、曹汝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安置到铁甲车队作为骨干，徐成章任队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周士第任副队长（后任队长），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周恩来对铁甲车队成功的改组，为建立中共直接领导的正规军队作了最初的尝试。在对铁甲车队成功改组，积累了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经一番酝酿后，便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负责人，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商议”，征得他们的同意，“决定在第四军第十二师建立三十四团”。（周士第语）于是周恩来将铁甲车队一百多人调入34团，再从黄埔军校、川军、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调来一批干部，又从两广两湖招募士兵。1925年11月21日，值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旅扩编为第12师之际，第4军第12师第34团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团长叶挺，1926年1月，改称为第4军独立团，因其在北伐战争中勇当先锋，屡建奇功，成为“铁军”的铁拳头，团长叶挺成为北伐名将，故人们称之为“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在肇庆进行严格的军政训练，把部队培养成真正的革命军，“独立团成立时，党就给予指示，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迅速培养成一

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周士第回忆录》）

叶挺根据党的指示，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首先进行政治建军。独立团成立之初便建立了中共支部干事会，干事会成员有吴季严（任支部书记）、叶挺、董朗（团部参谋，负责组织）、周士第（第1营营长、后任团参谋长，负责宣传）。初期有党员20多人，后来发展到120多人。建团初期，由于部队成员来自各个方面，人员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因此思想作风和政治素质也各有不同，有的军官随便打骂士兵，甚至有贪污行为；有的士兵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有报假现象（报假姓名，假籍贯），目的是便于开小差。于是部队订出新兵教育计划和干部教育计划，抓住典型，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教育。

首先，在干部中开展反贪污、反打骂教育。官兵们揭发出第5连连长刘光烈到独立团前就有军阀恶习，贪污腐化，到独立团后仍然贪污伙食费，吃空额，打骂士兵。后又揭发出排长薛仰宗也有同样劣迹。叶挺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在干部中进行典型教育。

之后，又在士兵中开展反报假教育。支部在干事会和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先统一思想。过去，在旧军队当兵，为了便于开小差而报假姓名、假籍贯，现在他们不明瞭独立团与军阀军截然不同，也报了假姓名、假籍贯，这是不难理解的，只要讲清道理，士兵们是可以改正过来的。于是党支部采取政治课和个别谈话相结合的形式，分别讲清：独立团是革命军，与旧军队完全不同，革命军是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也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过去“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指的是不去当军阀军的兵，而独立团是真正革命军，参加革命军就是参加革命，

是最光荣的，如果为革命牺牲了，家属还可以得到抚恤金。通过教育，“原来报假的士兵都自动地报出了真姓名、真籍贯。”（《周士第回忆录》）由于部队认真进行了生动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生活严格了，干部团结了，官兵觉悟提高了，官兵关系融洽了。”

（《周士第回忆录》）进步的政治工作，成为叶挺独立团练兵治军的一大特点，也是叶挺独立团克敌制胜的法宝。诚如后来叶剑英所说：“由于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有共产党员，有党的政治工作，因而战斗力很强，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这也证明，部队中有无党领导的政治工作情况大不一样。”（《周士第回忆录》）部队以高度政治热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活动。

叶挺以苏联红军的模式，对部队进行严格而又紧张的军事训练，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实行“三操两讲”，而独立团则实行“四操三讲”（四操：早晨一次早操，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黄昏一次体操；三讲：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点名训话）。训练中叶挺亲临现场，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以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和战斗动作示范，以身作则，与战士一同上课、出操，打野外，实弹射击，一起摸爬滚打。全团官兵在团长的带动下，练兵热潮空前高涨，很快便掌握了射击、投弹、刺杀、匍匐前进、冲锋陷阵等作战要领。叶挺十分强调练兵要严肃认真，严格逼真，他说：“练兵场就是战场。上练兵场就是上了战场，丝毫马虎不得。”（袁也烈：《在叶挺同志领导下战斗》）

独立团特别注意结合实战进行练兵，平时在南校场和阅江楼前广场练兵。为了适应实战需要，部队经常拉到七星岩、北岭山，有时还拉到40里外的鼎湖山进行实地演练。



七星岩一带有泥岗、石山；有水域、桥梁，地形复杂，是练兵的好地方。叶挺常常将部队分成两半，联系实战进行攻防演练，星湖（当时叫波海）有一座聚星桥，是进入七星岩的唯一通道；七星岩的阅风岩有一条石级小道含珠径，是通上阅风岩的咽喉，道路狭窄，只能一人通过，路旁岩石陡峭，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叶挺对这两处地形进行勘察后，指挥部队反复演练。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结合地形地势的实际，反复演练就能找出特点，摸索规律，触类旁通，将来才能应用到实战中去。叶挺还注重长途拉练，他经常率领全团官兵急行军赶至鼎湖山，然后，又立即率部强行登山，抢占山头阵地，进行高强度的艰苦训练。有时还不带军粮，挖野菜充饥，在荒山野岭上进行生存能力训练，把部队练成“铁脚马眼神仙肚”，使部队养成铁的纪律，练出铁的作风，练成铁的战斗力的，为部队日后成为“铁军”的铁拳头打下坚实的基础。

叶挺独立团军政训练成绩显著，很快在第4军军部传开，第4军副军长陈可鈺专程到肇庆视察，他看到独立团连队官兵团结一致，一同操练，同吃一锅饭；一同学习，晚上就寝了有人还在蚊帐里掌灯夜读；一同娱乐，同唱革命歌，不但唱《国民革命歌》，而且还唱《国际歌》；营房里不但挂孙中山的像，而且还挂马克思、列宁的像；部队生龙活虎，军民亲如一家。陈可鈺非常惊讶，情不自禁地说：“你们真是革命军！但是太红了。”叶挺当即回答：“要红才能打胜仗。”（《周士第回忆录》）

“要红才能打胜仗”，这是叶挺独立团练兵治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人有了思想，有了主义，就有了坚强的信念，军队有了革命思想的武装就有了灵魂，就能百战百胜，这就是叶挺独立团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二、北伐先锋，屡建奇功

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先期入湘，勇当先锋，一路居前，摧强拔坚，屡建奇功，在北伐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遣队，分别从广东肇庆、新会出发，入湘援唐。5月31日，独立团刚踏入湘境，当晚便于永兴县城接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的急电：“综合各方面报告，判断敌即日必行总攻，安仁兵力单薄，贵团务速赴援。”（《周士第回忆录》）叶挺独立团昼夜兼程，急速出兵，冒雨强行，历尽艰辛，于6月2日晚赶至安仁，与驻守在龙家湾一带（淩田、黄茅铺）的第8军第39团团团长张国威会晤，得知敌谢文炳部4个团、唐福山部2个团已经占领了攸县，并有部队进至淩田北10余里。叶挺深知救兵如救火，便速派第2营赴淩田，协同第8军第39团第2营防守；第3营开赴龙家湾，派出一个连到黄茅铺协同第39团第1营第1连防守。下午5时许，第2、第3营均报来前线战况：敌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我方阵地吃紧。

叶挺立即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作了战斗动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胜。”（《周士第回忆录》）并决定由参谋长周士第带领第3连和侦探队、担架队（有武装）到淩田方面增援，叶挺亲率第1营（除第3连外）、机枪连、特务连、通讯连（有武装）到龙家湾方面增援。6月4日黄昏赶至前线阵地，战斗十分激烈，数千敌人向两个阵地猛攻。叶挺命令部队死守，坚持到次日的凌晨发起反攻。5日凌晨4时，叶挺发挥我军善于夜战的特长，指挥部队乘着黑夜，在混战中对淩田、黄茅铺之间敌军的结合部薄弱地区发起总攻，并令一部

分人马从黄茅铺以西绕到敌人侧后突袭。黄茅铺的敌人腹背受敌，全线溃退。叶挺与周士第两路部队会合于渌田，乘胜追击，一路冲杀，5日早上占领了攸县。

叶挺独立团以1团之师打败了敌人6个团之众，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首战大捷，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首先，粉碎了北洋军阀不可战胜的迷梦。交战之前，一些军事首领不愿意将自己的部队先派出去，就是觉得“吴军久经训练，精锐无比”，以为北洋军阀不可战胜。叶挺独立团安仁大捷，彻底打破了北洋军阀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国民革命军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北伐的胜利信心；其次，坚定了唐生智联粤抗吴的决心。正当唐生智在吴佩孚的进攻下，溃不成军，急于求援，对广东革命政府去从两可之际，叶挺独立团的首战大捷，破解了第8军的危机，稳定了湖南的战局，坚定了唐生智联粤抗吴的决心，安仁之役后，唐生智即发来贺电，赞扬叶挺及其独立团“足令敌人胆寒……不仅巩固了湘东，而且稳定了战局，皆兄之功也。”（《周士第回忆录》）就在叶团首战大捷前后，唐生智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和北伐前敌总指挥职，并表示了与吴佩孚血战到底的决心；再次，真正起到了出征前，周恩来提出的“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的“主出客随”的带动作用。驻粤“客军”开初对北伐态度较为冷淡，更不愿先师入湘援唐，诚如第7军军长李宗仁所忆述：“按照常理和当时的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各军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宗仁回忆录》）又兼独立团出师后，首战大捷，打破了北洋军阀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他们看到“事有可为”，便也积极参加北伐；再其次，叶挺独立

团的首战大捷，巩固了湘南，阻止了吴佩孚的“南伐”，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全面准备赢得了时间。总之，叶挺独立团的首战大捷，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因此次战胜的结果，我革命军的声威，更因此而大震……湘中人民对独立团称颂备至……我独立团能击破此路敌人，实为北伐军之决胜败的最重要的关键，苟此路失守，则我第八军腹背受敌，湘南岌岌可危，而此役竟被我忠勇的将士摧坚破锐，使湘南转危为安，这是何等光荣的一个战斗呵！”（云今：《本军受命北伐沿途作战经过》）

叶挺独立团一路浴血奋战，敢打头阵，勇当先锋，先入醴陵，血战两湖，克平江、夺汀泗，占贺胜，逢战必胜，无坚不摧，每战皆显名。敌据险顽抗，突破敌人防线的总是叶挺独立团，独立团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威震敌胆，首称“铁军”，“捷报传出后，不但浏阳等处敌军震慑，即友军也深为叹服。湖南人民从此称独立团为铁军，称官兵为铁人。”（胡允恭：《曹渊烈士革命斗争纪实》）并为所在的第4军赢得“铁军”的称誉。独立团成为“铁军”铁拳头而饮誉中华，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而蜚声中外。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最壮烈的当数武昌攻坚战。1926年9月初，北伐军曾两次强攻武昌城均未奏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了武昌后，未作调查研究便下令9月5日总攻武昌城，并“即令48小时内攻下，乘敌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武昌城一直是吴军据守的城池，又何来“乘敌立足未稳呢”？真可谓主观武断至极。指挥员的失误必然导致战斗员的惨重损失。

北伐军要求参加第三次攻城的第4、7军及第1军的第2师，各团都组织一支奋勇队（即敢死队），挑选三百名不怕死的精兵，选一名营长率领。独立团



官兵纷纷表示：我们本来就不怕牺牲，勇当先锋，不用挑选，都可成为敢死队员。第1营营长曹渊自告奋勇，愿以全营为敢死队。当他向全营作了战斗动员后，官兵们纷纷留下钱物，写下家书准备捐躯，这种悲壮的场面在第4军和各友军传开后，革命军和武汉百姓流传着“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的佳话，为一时之盛事。

9月5日零时，独立团开始向攻击地通湘门至宾阳门进发，前进到博文书院以西，曹渊率第1营敢死队向登城点接近，临近城壕时，突然灯火通明，敌人的探照灯照射得如同白昼，枪炮声如急风骤雨，手榴弹爆炸声响似雷鸣。独立团1营敢死队勇士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勇猛地冲过城壕，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往前冲。逼近城下，架起竹梯，攀登城墙。城下的机枪以猛烈火力掩护，登上城墙的官兵在城头上与敌人展开肉搏，消灭一些敌人，1营官兵也死伤惨重。由于其他敢死队尚离城墙很远，有的在敌人密集火力网的封锁下无法越过城壕，有的虽然越过城壕靠近城墙，但因梯子不够长而无法登城。敌人源源不断地向独立团第1营敢死队的登城地点增援，第1营冲上城墙的官兵虽然拼命搏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壮烈牺牲。进至城墙下的官兵也遭受重大伤亡，第1连连长莫奇标、第2连连长高超相继英勇牺牲。

营长曹渊便手书字条，向叶挺报告：“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将字条交通讯员呈送叶挺，值天未亮，发起最后一次冲锋登城。他跃上云梯，指挥登城，爬至中间，身中数弹，但仍拼命向上攀登，爬至城垛，高呼“革命万岁！”鼓励后续部队踏肩而上，“万岁”之声还在回响，余音未尽，敌人的子弹铺天盖地的射来，

曹渊头中数弹，从云梯坠落，连长卢德铭急忙上前救护，曹渊对卢德铭说：“德铭同志，我已无救了，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带着同志们冲啊！”曹渊壮烈牺牲。其惨烈之状至极。叶挺独立团攻城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战斗作风深为攻城总指挥李宗仁所感动，数十年后，他还记忆犹新地忆述：“四军独立团虽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敌方机枪弹如雨下，登城官兵悉数被击毙，无一幸免。牺牲的惨烈达至极点。”（《李宗仁回忆录》）武昌攻城之役“当时无论在部队，还是在群众中，大家都知道，在武昌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功劳最大。”（胡允恭：《回忆北伐战争》）

武昌之役，叶挺独立团牺牲了310多名官兵，但因当时天气炎热，后来围城时间又长，至10月10日攻克武昌后，只收得191名烈士的遗骸葬于武昌洪山。为纪念叶挺独立团的丰功伟绩，国民革命军和武汉人民在武昌洪山修筑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烈士墓”，墓碑上只刻了191名烈士的芳名，并刻上“烈士之血，主义之花，无产阶级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铁军的荣誉”的竖行大字。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敢打头阵，勇当先锋，一路浴血奋战，摧强拔坚，屡建奇功，成为“铁军”铁拳头而载入了光辉史册。

三、参加三大起义，创建人民军队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共“清党”后，叶挺独立团改编的73团和扩编的24师的官兵分别参加了创建人民军队的三大起义。

叶挺是积极主张南昌起义，力促成事的。早在7月初，叶挺和贺龙就曾经策划以他们指挥的部队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因故未能实现。7月中旬，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军

委书记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会议精神，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命聂荣臻“到九江时第一个通知叶挺”。（《聂荣臻回忆录》（上）会上，酝酿南昌起义，叶挺力主举事，到会者也“多主张我（指叶挺——引者）即刻联络贺龙的部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表示我们反对分共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叶挺：《南昌亲历至潮汕的失败》）

叶挺不但本人积极主张南昌起义，做好本部工作，而且积极做好贺龙的工作，促成义举。“7月3日，贺龙抵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百般拉拢，适平山同志在浔，乃由平山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龙主张更坚决。”贺龙曾说：“南昌起义不管胜利与失败，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贺龙此时尚未加入中共，在关键时刻能如此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主张和参与南昌起义，这与谭平山、周恩来，尤其是握有兵权的叶挺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叶挺最先于7月25日将其所部24师从九江开赴南昌，于是，贺龙也于26日率部开赴南昌。

叶挺率部到达南昌后，立即进行认真准备，具体谋划。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叶挺，全力协助前委书记周恩来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原定起义时间为8月1日凌晨4时，但当第20军第11师第1团一名姓赵的副营长叛变将起义计划告诉敌人，战事提前在第24师黄序周部打响时，叶挺当机立断，将起义时间相应提前，于8月1日凌晨2时许，命所属各部按各自的原定任务发起攻击，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爆发，起义的枪声顿时响彻全城。

激战至清晨5时许，南昌起义大获全胜，叶挺所

部缴枪2000余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贺龙所部也缴枪20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叶挺，英勇果断，指挥若定，其部由独立团扩编的第24师作战主动，战果也最丰硕辉煌。由叶挺独立团改编的73团，驻马回岭，在聂荣臻和周士第指挥下打败了张发奎、李汉魂所率卫队团的拦截，于8月2日起至南昌，参加起义。

73团到达南昌后，立即进行整编，将73团扩编为第25师，保留73团番号不变，扩编后由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游步仁任参谋长，周廷恩任军需主任，下辖三个团，其中73团团长黄浩声，党代表陈毅，参谋长张云逸，74团团长孙树成，参谋长王尔琢，75团团长孙一中，党代表杨心，参谋长张启图。

南昌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新纪元。叶挺及其独立团改编和扩编的部队参加了这一伟大创举。

1927年9月，原叶挺独立团第4连连长，后任武汉政府警卫团团长的卢德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加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发动的秋收起义，被毛泽东任命为秋收起义的军事总指挥，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第一支工农红军的总指挥。

南昌起义时，卢德铭曾发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侯赢连为师长的一个师与自己所指挥的叶挺独立团式的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第2方面军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同参加起义，但在途中受阻，未到南昌便得知起义胜利结束，起义军已出发开赴广东东江，张发奎要来南昌组织反攻。卢德铭见南昌不能进，已开赴东江的起义军又无法追赶得上，几经周折，得到中共湖北省负责人向警



予的指示和资助，赴湘赣边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卢德铭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协助毛泽东把起义的军事力量组织好，把作战指挥运筹好。他在秋收起义中，最大功绩、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把部队转移到农村去，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把部队拉到井冈山罗霄山脉中段。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并以警卫团由南昌起义至秋收起义期间将部队转移到乡村一个多月，在修水、铜鼓由一个团发展至三个团，建立了工农红军第1师的事实批判了余洒度等人顽固地坚持攻打大城市长沙的错误意见。他指出：“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来攻打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再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蒋杰等：《卢德铭传》）由于得到工农红军中声望极高的总指挥卢德铭的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支持，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部队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而卢德铭却牺牲在这一伟大进军的路途之中，年仅23岁。

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又是原独立团团长叶挺，他任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亲率教导团奔向驻守着敌人主力的沙河镇，迅速解决敌人一个步兵团，俘敌600多人，然后挥师燕塘，消灭敌人两个步兵团，活捉团长李恒华，缴获火炮30多门，枪1500余支，打开了起义的新局面。他果断地指挥多路起义军攻占观音山、公安局等主要据点，肃清广州市内的敌人，将斧头镰刀大旗插上公安局的楼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并召开了首次会议。叶挺作为广州起义的最高军事指挥，其最大的历史功绩，不仅是成功地发动了广州的武装起义，正确指挥起义

的军事作战行动，而且及时地提出和勇于负责地指挥起义部队向农村转移，保存了革命的种子。

有碍叶挺的正确指挥的是来自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诺伊曼。他虽然年青，但却无为。1927年，25岁的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作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的助手来华，参与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11月罗明纳兹因事回到德国，诺伊曼就成为共产国际在广州的首席代表。他年轻气盛，既不懂军事，也没有实践经验，对中国和广州的情况又全然不了解，还听不进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正确意见，一味瞎指挥，是个典型的“钦差大臣”和十足的主观主义者及教条主义者。当起义的总负责人张太雷遭敌袭击而重伤牺牲后，形势十分严峻。敌人从广州外围急速增调援军五个团又两个营的精锐部队将广州四面包围，东面，李汉魂部进攻沙河和广九铁路车站；南面，李福林部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从河南渡江北犯；西面，许志锐部和缪培南部在英国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进攻广州车站和长堤；北面，薛岳和李福林另一部大举进攻观音山。起义部队危在旦夕，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叶挺再次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也同意叶挺的意见，“避开敌人的锋芒转移到乡下去，保存实力。”可是诺伊曼还继续坚持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聂荣臻回忆录》（上））叶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无话可说了。

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12月12日）当晚，叶挺与聂荣臻在财政厅大楼的天面上观察起义战斗态势，敌人强大的兵力已进入市区，起义部队被强大的敌人四面包围而同敌人展开巷战，起义部队面临完全被歼灭的危急境地。叶挺与聂荣臻勇于负责，当机